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7季

儿时的萝卜灯 国立新

汤圆里的温情 刘希

火火的元宵节 翟乐华

村里的滑雪场 赵自力

记得小时候,由于家里人口太多,仅依靠在煤矿工作的父亲每月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。那时,虽然生活过得节俭,但有一年的元宵节,父亲还是“奢侈”了一回,买回来两斤多的猪肉和几斤萝卜,让母亲剁成馅,包饺子给我们吃。

由于我年龄太小的缘故吧,不懂家里生活的困顿,美滋滋地吃完香喷喷的饺子后,就缠着父亲给我买一盏小灯笼玩着玩。父亲一脸无奈地说:“我早在问过了,一盏小兔子灯卖八分钱呢,太贵了,太贵了啊”。被父亲的拒绝后,我仍是不依不饶地哭闹着,执意索要灯笼。

为了满足我的心愿,父亲找来一根一米多长的竹子,用锋利的刀劈成一根根细细长长的篾片,又用砂纸把每根篾片的毛刺磨掉,待磨得十分光滑的时候,就将这些篾片编织出灯笼的形状;用一块巴掌大的木头做放蜡烛的灯座,灯笼的上方口沿

母亲是个做汤圆的好手。但是那些年,因为家里穷,每年元宵节,母亲做的汤圆只能“限量供应”,爷爷奶奶各二十个,父母各十五个,我和妹妹各十个。

汤圆的味道真美呀!我吃完,总要向别人的碗里瞟,希望别人多剩点,爷爷奶奶的我是不敢觊觎的,父亲会骂,瓜分父母的倒是理所当然。可每次瞟过母亲的碗,总是空的,而父亲的碗里总还有几粒,他会疼爱地分我们两个,而每每这时,我就会嗔怪母亲吃得太快。母亲总会笑着说:“下次,下次一定吃慢点。”而来年,母亲总是忘了自己的承诺,每次我去看她的碗,都是空的。

“风来了,雨来了,一群人敲着鼓来了。什么鼓,大花鼓,咚咚咚,过十五——”在孩子们欢快的童谣声中,火火的元宵节迈着轻快的脚步走来了……

元宵节的晚上,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,小伙伴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点亮红红的灯笼,来到村子里最高最大的一棵柿子树下,焦急地等着看元宵花灯展。不一会儿,村子里最年长的老人由儿孙们搀扶着,颤颤巍巍地来到树下,把精心制作的数十只大红灯笼用细绳子高高地悬挂在树梢上,灯笼里烛光蹿动的火苗摇曳生姿,透过壁纸射出一圈圈桔红色的柔柔的光晕,整棵柿子树像是微微燃烧的一团火。轻风拂过树梢,红红火火的灯笼便随着树梢的抖动晃晃悠悠,如梦似幻,洋溢着令人振奋的温暖。

老家在农村,以前只有稻场,滑雪场只在电视上看过。

今年春节期间,老家突然下了场春雪。一夜之间,村庄和庄稼地白茫茫一片。雪下得过瘾时,按捺不住喜悦的老少爷儿们,都出来玩雪。刚过完年,返乡的人大多没走。于是,本来就热闹的小村,雪一下,更加欢腾起来。

几个大学生倡议,把铺满积雪的后山修一个滑雪场。山上有一面朝北的斜坡,平日光秃秃的,现在被积雪覆盖着。于是,说干就干,搬石头,做标记,运雪补雪,大家忙得不亦乐乎。很快,一个简易的滑雪场就建成了。坡度不大,滑道却不短,所以滑起来很过瘾。几个年轻人试滑后,孩子们早已迫不及待了。坐在山坡的雪地上,被伙伴们轻轻一推,就可以很快地滑下去。年轻人滑雪要讲究些,坐在木板

上用三根细铁丝拴上,用来做提线,并固定在一根一尺多长的棍子上;等这一切做好后,找来一张薄薄的纸张,涂满浆糊后贴在灯笼框的外面,这样一盏外形并不美观,甚至粗糙的灯笼就做好了,父亲在灯笼里的灯座上放上一截点燃的蜡烛,让我拎出去玩。

不知是父亲做灯笼的手艺太差,还是我玩得太疯了,没过多久,灯笼就被里面的蜡烛给烧毁了。母亲看到我拎着毁坏了的灯笼,满脸懊恼地回来,就从菜篮里挑出一个外形修长的萝卜,用刀把萝卜的两头顶尖去掉,变成一个胖墩墩的样子,随后母亲又用小勺子,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掏空萝卜的中间。掏好之后,萝卜灯的大致雏形就出来了,不过,我嫌太丑了,拎出去怕别的小朋友笑话我,就不愿意要。

母亲笑着对我说:“我还没有做好呢”。然后用小刀在萝卜灯的边缘,一刀

一刀,很耐心地雕刻花纹,又在萝卜灯的外壁上,雕刻两只憨态可掬的小猪,用来做装饰。看着变得漂亮起来的萝卜灯,我惊叹母亲的手真灵巧!最后,母亲在掏空的萝卜灯里倒入灯油,并找来一点细细的棉线,放入萝卜灯中的油里当做灯芯。母亲还在萝卜灯的上口边缘,引出三根线系在一根小棍子上,就这样,一盏可爱的萝卜灯总算做好了。我美滋滋地拎着母亲做的萝卜灯出了门,因为新奇,也因为萝卜灯实在太可爱的缘故,引得小伙伴们投来羡慕和好奇的目光,纷纷用自己的灯笼和我交换,争着要玩一会儿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现在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,母亲当年用那盏萝卜灯告诉我,不管生活怎样困顿、窘迫,只要心里有追求、有梦想,循着那盏灯光,就一定能找到脚下的路,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并不奢华,但一定是美丽与纯真的快乐。

十岁那年的元宵节,我留了个心眼,想守在母亲身边看清楚她是如何迅速消灭那碗汤圆的。吃汤圆时,我们都是把碗放在桌子上,慢慢地吃,而母亲是两手举着碗,几乎是把整个头埋在碗里吃,生怕我们看见似的。我担心汤圆又被她吃完,冷不及防地拍了一下她的背,母亲停下手,把头扬起来。我看到,母亲的碗里根本没有汤圆,而是半碗清汤。我错愕极了,汤圆去哪儿了?我明明看到分到母亲碗里的是满满一碗汤圆呀!

我四处寻找,终于在我家唯一的保温盒里发现了“失踪”的汤圆,母亲留着汤圆干什么呢?看见母亲提着保温盒出门,我

看了一会儿,小伙伴们便跳跃着、欢呼着,拎着灯笼,成群结队地向村外的田野里跑去。田野里的丝丝凉风已经有了些许暖意,待耕的庄稼地显得空旷无边,到处都散发着被雪水沤烂的枯草败叶的味道,混合着麦苗、油菜、树木、野草发出的气息,散发出浓浓的泥土的清香。这时新年的第一轮满月挂在中天,把皎洁的光辉洒满田野,田野分外幽静、安宁。孩子们放下灯笼,做着各种游戏:猫捉老鼠、老鹰捉小鸡……

一会儿又跑来一群大点儿的孩子,拿着高粱穗子做成的火把,高高地抛向空中,“噼噼啪啪”的燃烧着,另一群孩子欢呼着去抢,抢到的大笑,没抢到的大叫。红的灯笼、火把,白的月光、残雪,融成一片极富诗情画意又极纯朴的闹元宵的景

观。直到玩得累极了,小伙伴们才依依不舍地各自回家。这份与大自然如此亲近的元宵节,是生长在现代都市里的孩子们所无法想象,更无法拥有的。

元宵节的晚上,年轻的媳妇们也不闲着,在全神贯注地给母亲蒸“老雁”,灶堂里的火苗“呼呼——呼呼——”地响着,不停地往上蹿,映照着一张张写满笑意的幸福脸庞,点点火星在烟囱上方一闪而逝,宛若夏夜流萤。“老雁”蒸熟后,点上花花绿绿的颜料,短胖的雁头、肥硕的雁身、翘起的雁尾,像不像大雁倒显得次要了,有了这份孝心,母亲们还不知怎么高兴呢!

夜已深了,小村一派幽静,偶有几朵烟花腾空飞起,绽出五颜六色的花朵,亮彻夜空。间或有几声鞭炮钝响夹杂着几声犬吠,使火火的元宵节更显温馨和谐。

定可以吗?摔了一跤可不得了。”我担心地问。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滑滑雪地又何妨?”父亲笑着说。为了安全起见,我和妻子坐在父亲左右,慢慢地滑下来,父亲兴奋得像个孩子。见父亲“安全着陆”完成滑雪,那几个老人再也坐不住了,纷纷在年轻人的“保驾”下完成“高山滑雪”。他们反复滑几次,玩劲儿比年轻人还大,真是一群老顽童。

不久,滑雪场的雪开始融化,但依旧有人在贪婪地滑着,直至山坡上露出黑色的砂石,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

“以后只要下雪,我们就到后山修滑雪场耍耍哈。”大家纷纷约定,对滑雪充满了期待。

一片不起眼的山坡,因为有了“滑雪场”,立马变得生动起来。也许不久的将来,村里真的建起了滑雪场呢。